



柳宗元全集

〔唐〕柳宗元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44.232

L21/5

柳宗元全集

〔唐〕柳宗元 著

曹明纲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在唐代和中国历史上，柳宗元都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著名作家之一。作为唯一直接参与了中唐两大事件——永贞革新和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他的人生充满了屈原式的悲剧色彩；然而从政的经历和长期的贬谪，也锻铸了他那孤独而又不屈的灵魂。他在对现实和传统所作的深刻反思中，表现出极其卓绝的识见和光彩四溢的才华，以至使今天打开他的集子的每一个人，都能充分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柳宗元字子厚，原籍山西河东（今山西永济），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在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祖上世代为官。他的父亲柳镇，天宝末曾为太常博士，后历任地方官。贞元中入朝为殿中侍御史，不久便因触犯权臣被贬，以廉直有声于时。母亲卢氏，出身涿郡范阳大族。

柳宗元的一生，可明显分成入仕前、入仕后和被贬谪三个时期。他的童年是在长安家中母亲身边度过的，四岁时已能背诵十多篇古赋。少年时曾随父亲外出，到过安徽、河南、江西和湖北、湖南等地。十三岁那年因替人写了一份讨平李怀光叛乱的贺表而有了“奇名”。这一时期结束于贞元九年（793），当时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五年后，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改官集贤殿正字。不久出为蓝田（今属陕西）尉。二年后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就在那时，他结识了东宫侍读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05）太子李诵即位，王叔文等遂被委以朝廷重任，柳宗元也升任

礼部员外郎，负责为礼部起草政令文件。在此期间，他曾以极大的热忱辅佐王叔文等人推行政治改革。然而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作“永贞革新”的事件，只持续了短短的半年时间。由于宦官和大官僚的联合反对，顺宗被迫逊位。宪宗登基后，即对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集团成员实行严厉的惩罚。柳宗元最初贬官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还未到任，又改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从而进入他人生的第三个时期。当时与他同样贬官司马的共有八人，史称“八司马事件”。

在荒僻的永州，身挂闲职、实为朝廷囚犯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一呆便是十年。他的大部分作品或者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是在那里写成的。元和十年（815）他与刘禹锡等人突然被召回京城，但旋即又被贬到更远的柳州（今属广西）去任刺史。这是一个有实权的地方官，因此他到任后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地方兴利除弊，造福人民，直至元和十四年（819）病逝为止。

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此时尽管距长达八年之久、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安史之乱”已有十多年了，但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和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却始终未能引起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更不要说妥善解决了。相反，朝中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他们勾结在朝的贵族大官僚和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加紧土地兼并，推行苛捐杂税，鱼肉百姓，陷害、打击进步人士，垄断朝政。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有恃无恐，经常发动叛乱，掠夺地方，对抗朝廷。仅在柳宗元生活的四十七年间，全国范围内就前后发生了河北诸镇节度使朱泚、李怀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吴元济等大大小小多次叛乱，严重地威胁着中央政权的统治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因此，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尤其是中小地主阶层中的先进人物，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强烈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借此来摆脱困境。王叔文革新集团在执政期间推行的一系列举措，诸如惩办贪官污吏、禁止官市、释放宫女女乐、裁减人员、减免税

赋、收回盐铁转运大权、试图夺取宦官和藩镇兵权等，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这次政治改革尽管很快就失败了，但却因此大大激发了柳宗元年轻时就抱有的远大志向，更坚定了“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百姓）为务”（《寄京兆许孟客》）的人生信念。他明确表示：既然他所推崇的“道”不行于时，那么就要把它写下来，流传后世。所以“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便成了最能体现他人格力量的精神特点。从贬谪前后柳宗元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来看，他所说的“道”，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那就是强调它的现实作用，即“辅时及物”、“有以佐世”，目的则在解“生人之患”、“利安元元”。正是由此出发，他治学虽以儒经为本，却往往出入战国诸子及佛、道两家，“伸其所长”，“黜其奇邪”，所取甚广，所归则一：佐世利民，如此而已。

这具体地表现在他的政治态度上，柳宗元强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必须以立德备仁为本，要靠对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的衷心拥戴来维持政权，而不能迷信自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以来盛行的所谓“祥瑞”（见《贞符》）；坚决反对贵族分封的世袭制度，反对地方割据势力发动叛乱，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生活的安定（见《封建论》）；明确提出任人唯贤的标准，要求冲破以人的贵贱、亲疏和新旧来取舍的陈腐观念（见《六逆论》），改变由宦官和大官僚专擅朝政的局面（见《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主张针对当时土地兼并、“贿赂行而征赋乱”的情况，推行按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来收取税赋的政策，使社会安定、生产发展（《见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要求宰相“择天下之士，使其称职”（见《梓人传》）、地方官则应服务于民，不能懈怠乃至“盗若货器”（见《送薛存义序》）。

反映在哲学思想上，柳宗元也表现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明显倾向。他认为自古以来人们所崇拜的“天”，实际上与瓜果、蔬菜一

样,只是一种自然物质,由浑沌的“元气”构成,并不存在什么意志(见《天说》)。所以不仅宇宙的运动和发展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天对》),地震与“天人感应”毫不相干(见《非国语·三川震》),而且人类社会的演变,自有其本身的客观趋势,而不以天意或圣人之意为转移(见《封建论》)。在指出“天”与“人事”“各行不相预”的同时,他还揭示了历来“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的规律,说明那些天命论、神权说全是骗人的谎话(见《天说》、《答刘禹锡天论书》、《非国语·神降于莘》等)。然而对于佛教,他没有采取明确的排斥态度和更深入的剖析,只是不满于僧侣生活的寄生性和教义的“妄取空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政治改革的失败,使爱好沉思、极有探索精神的柳宗元对宇宙、历史、现实社会的认识,大大超出了当时一些杰出人物的水平;同时也使他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文坛兴起的以反对骈文、提倡散文为标识的文学革新运动。在这方面,他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柳宗元论文,和韩愈一样,首先强调“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由于他所提倡的“道”具有“辅时及物”、“有益于世”和“利安元元”的显著特点,这就使创作的目的更加明确,从而在反对六朝以来“务采色、夸声音”的浮靡风气、倡导西汉实用之文的运动中,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这个前提下,柳宗元对文学创作发表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强调作家的自身修养,提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郡陈秀才避师名书》)的观点,对历来作文首重以六经为本的认识作了必要的修正。二、提倡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要求下笔时切忌有轻率懈怠之心、昏昧骄矜之气。三、调动多种表现手法(如抑、扬、疏、廉、激、固等),来追求文章的最佳效果(如奥、明、通、节、清、重等)。四、主张广取博采、兼收并蓄,六经之外,战国诸子、《离骚》、《史记》等长处都应借鉴,并在“旁推交通”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五、指出文章具有“辞令褒贬”和“导扬讽谕”两大作用,所

本不同,特征各异,贵在兼擅(《杨评事文集后》)。六、反对盲目崇古、摹拟剽窃。七、充分肯定当时的文学成就,认为已可超越古人。这些精辟的见解,既是他对前人和自身文学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高度概括,自有它不可取代的历史价值。

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散文家。在他一生留下的六百多篇作品中,文占了主导地位;而文的体裁,又遍及论说、议辩、碑铭、行状、墓志、问答、传记、书序、表奏、祭文等二十多种,并且各具特色,有的思想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他的各类文章中,论说文是最应注意的。这类文章集中体现了柳宗元哲学、政治思想的光辉,具有很强的思辨和理论价值,而且在结构行文方面,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自先秦至西汉论著的优良传统而又有所发展。他的《贞符》、《封建论》、《六逆论》、《天说》、《非国语》等,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其中《贞符》以君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立论,《封建论》反复论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最为精采绝伦。历来新君即位,多有被称为“受命之符”的所谓祥瑞(自然界的奇异现象)出现,柳宗元对此进行了大胆的质疑与明确的否定。而且据序所言,《贞符》动笔于长安,完成于永州,正值宪宗登基之初,他自然深知其中的利害,但他还是表示了“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死无所憾,用是自决”的态度,可见所论关系之重大。在柳宗元之前,议论“封国土、建诸侯”的贵族领主制度的也代不乏人,可是他在地方割据为害愈演愈烈的当时以此作为论题,引证大量史料,驳斥了要求恢复贵族分封的种种谬论,并从历史发展和人民利益出发,指出实行郡县制的必然性。所以此论一出,不仅尽废前人之说,而且后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苏轼《志林·秦废封建》)。而此论的逻辑严密、说理周详、词锋犀利,也一直被后人奉为政论文的楷模。

与这些就君权和国家制度等重大问题作专题论述不同,他的另一些论说文如《时令论》、《断刑论》、《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桐叶封弟辩》、《敌戒》等,或对某些举措发表看法,或对某些观点加以剖析,或对某些做法提出质疑,篇幅大多短小精悍,立论富有创意,推理逻辑严明。尤其是不满三百字的《桐叶封弟辩》,借题发挥,矛头直指擅权的贵族和宦官,被人誉为“笔笔锋刃,无坚不破”的“辩体中第一篇文章”(林云铭《古文析义》)。

柳宗元很早就有志于修史,虽因长期贬谪未能如愿,但修史的责任感却一直很强。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对韩愈的身在其位而不尽其职深表痛惜,认为有才而“恐惧不敢”,将有负于天子宰相所托付的修史重任和同僚后人的期盼。正因为如此,他在元和九年(814),把早年出入西北边地从老年士兵口中听来的有关段秀实的传闻,写成《段太尉逸事状》上呈史馆,以备立传时采用。这篇《事状》取证信实,剪裁得体,描写生动,褒贬分明。它以段秀实只身制服骄纵的地方军阀郭晞和营救被焦令谳迫害的农民这两个典型事例,运用对比衬托、主次映带、用行动来反映精神面貌、让矛盾来展示人物性格等多种手法,凸现了状主不畏强暴、同情人民的为人大节。这是柳宗元传记文中最有特色、并为史乘所采的一篇力作。

他的大多数传记写的主要是社会下层的一些人和事。他在《河间传》中写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民间妇女的悲惨遭遇,在《宋清传》中记述了一个不计小利、帮助穷人的卖药者,在《梓人传》中描写了工匠杨潜的技术才能,在《种树郭橐驼传》中介绍了农艺家的植树经验,在《童区寄传》中记载了少年牧童区寄与掠卖人口的盗贼周旋并自救的故事。这些传记都以简洁形象的语言写人记事,揭露社会丑恶,伸张人间正义,在立意和笔法上可以看出《春秋》、《史记》等著述“辞令褒贬”的印迹。

利用寓言的形式来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是柳宗元文学创作

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这些作品往往以短小的篇幅,抓住一人一事、一物一性来编织故事,寄寓道理,在嬉笑怒骂中对败类恶行竭尽讥讽之能事。其中对封建剥削揭露最深刻、抨击最猛烈的,当数兼有传记性质的《捕蛇者说》。这篇短文以永州乡间一个世代以捕蛇为生的蒋氏的自述,深刻揭示了赋税之害远胜于猛虎、毒蛇的社会现实,官吏下乡横征暴敛、人民不胜其苦的情景被刻画得历历在目。最具寓言特色的是《三戒》、《黑说》和《螭螽传》。文中小鹿的得意忘形、黔驴的尽露其技、老鼠的猖狂肆虐,分别为现实社会中那些有恃无恐、不知浅薄、作威作福的卑劣行径写照,而它们最终不免一死的共同结局,显然是对世人不可“乘物以逞”的最好警戒。而靠模仿虎叫来吓退羆、学了黑吼来吓退虎的所谓“猎人”最终被黑所食,善于驮物负重又喜攀援爬高的小虫结果坠地而死,又使人对那些“不善内而恃外”、一味贪得无厌的人慨然生叹,并付之会心的一笑。

另一些有寓言性质的作品,如《哀溺文》、《招海贾文》讥刺贪财的亡命之徒,《鞭贾》以高价买卖假鞭来嘲讽执政公卿,《观八骏图说》借观图隐射当朝用人按图索骥的荒谬,《骂尸虫文》为中唐朝中专事窥探他人“隐微”的宦官和阴险小人画像,《起废答》把某些新贵比作交上好运的“壁浮屠”和“病羝狗”等,无不笔锋犀利,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这些作品第一次把寓言写成了独立的文学作品,其取材和立意都开了晚唐及以后历代小品文婉而多讽的先声。

柳宗元还有一类文章以自嘲的形式,来抒写和排解长期受贬的压抑心情。集中的《对贺者》、《愚溪对》、《乞巧文》、《辨伏神文》等,便是代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借题发挥,巧妙地运用对话的形式,来宣泄内心的郁抑不平。所谓“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乞巧不成而“抱拙终身”、“名愚溪而居”等,或庄或谐,把“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情志,表现得极其充分。

最后要提到的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其实他这类作品中的大多数都与前人或后代有所不同,特殊的政治经历和贬谪生涯使他对自然景物的欣赏持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审美感受,这在著名的“永州八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一开始,就明确点出“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正是在这种处境和心态的支配下,登临西山时那种“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感受,和“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的妙悟,才显得分外真切。又如《钴鉷潭西小丘记》写廉价买下“唐氏之弃地”,经修整而得“兹丘之胜”,直让人看出是在为迁客放臣写照。而《小石城山记》一文更借瑰玮的山石,发出“造物者之有无”的奇想,则简直是在借物对命运表示怀疑了。在艺术上,这些作品则以观察细致、描写生动、文字洗炼取胜。“八记”中以写小石潭一篇最为精美,不仅潭水、游鱼、草木、岩石的组合烘托出环境幽美的整体效果,而且影布石上的游鱼似与人相戏的局部点染,更充满了无限生趣。抓住各种事物的典型特征,随时变换多种表现手法,使柳宗元的游记具有一种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特色。因此无论是实景、虚景,还是远景、近景,抑或动景、静景,在他的笔下无不形态宛然,意趣横生。同写潭水,或以影布石上虚写其浅且清,或以“黛”、“膏”状其深且静;同写山石,或以坻、屿、嵚、岩直言其状,或以牛、马、熊、黑曲摹其形。另外行文流畅清丽,骈散兼施,文字准确生动,也使作品具有“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石涧记》)般的美感。

“八记”之外,柳宗元的游记纯以写景著称者有《游黄溪记》和《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等。前者对黄神祠一带山水移步换景的描绘形容,使人如入山水长卷,耳目所及,美不胜收,被散文家和画家林纾称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关、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韩柳文研究法》)。后者也以“全是叙事,不著一句议论感慨,却淡宕风雅”,见称于茅坤的《唐大家柳柳州文钞》。柳宗元这些作品的成功出现,使中国古代文学从此又增加了“游记”这

样一个新品种，以后作者代不乏人，无不受其影响，承其遗风。

柳宗元的文章除了以上简述的主要几类外，还有大量碑志、表启等应酬之作，大都写作规范，措词得体，韵散间行，但陈腐落套之处、意晦字艰之失，也在所难免。值得一提的是他祭文中的《祭吕衡州温文》一篇，写得情真意切，并对“贪愚皆贵，险很皆老”深致怨愤，被章士钊《柳文指要》称为“子厚祭文中之最真挚者”。

由于柳宗元的文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他的诗名往往为之所掩。其实尽管他的诗所存数量不多，在集中仅占二卷，共一百六十多首，但从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来看，他都不失为中唐时期一位有特色的大诗人。

柳宗元的诗和他的文一样，大多数作于贬官之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的产物。从内容来看，他的作品既有直接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动乱的纪实诗，如《田家》、《古东门行》等，也有用寓言形式写成的讽谕诗，如《跂乌词》、《笼鹰词》、《行路难》等；既有称颂平乱、赞扬统一的颂歌，如《铙歌鼓吹曲》等，也有模山范水的写景诗，如《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渔父》等；既有读书治学有感的咏史诗，如《咏三良》、《咏荆轲》等；也有记述种植花木的生活诗，如《种朮》、《新植海石榴》等。但为数最多、最能体现柳诗“幽冷峭洁”的风格，便是那些借助西南的自然景物，来抒写满腔怨愤的抒情之作。《南涧中题》在这类作品中是五言古体的典范，苏轼以“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绝妙古今矣”（《茗溪渔隐丛话前集》）称之，正使人于千载之下，惻然想见作者当时“去国”、“怀人”、“孤生”、“失路”种种悲切。他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岭南江行》等，又是七律的名作，不仅感情哀婉低回，缠绵悱恻，而且“精绝工致”，“比老杜尤工”（方回《瀛奎律髓》）。至于他的七绝《曹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五绝《江雪》等，也都是劲气内敛、意完神足的精品。

不但如此，柳宗元的诗还众体兼备，四言、五言、七言，古体、近

体、律诗、绝句，无不运用自如，驾取得体；而且各体中都有名作出现，这就使他具备了唐诗大家的风范。同时，他的诗又自成风格，绝不与他人混同。前人论诗，多把他与陶渊明、韦应物相比，指出其“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这种评述还比较笼统，比较表层。至清沈德潜才明确指出“柳诗长于哀怨，得《骚》之馀意”（《唐诗别裁集》），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实质和要害。后来汪森的《韩柳诗选》兼采众家之长，全面分析了柳诗的风格特征及渊源所自，说“其冲淡处似陶（渊明），而苍秀处则兼乎谢（灵运），至其忧思郁结、纤徐凄婉之致，往往深得楚骚之遗”，可以作为全面认识柳诗独特风格的结论。

除了诗文之外，柳宗元在辞赋创作中同样取得了唐三百年间首屈一指的杰出成就。宋人严羽曾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沧浪诗话》）这首先是因为柳宗元与屈原有着十分相似的政治经历，又同在潇湘的贬谪生涯中始终不愿与世同流合污，所以最能领会骚学的精髓，运用曲折缠绵的骚体形式来抒写心中的无限哀怨。他的《吊屈原文》，分明是汉代贾谊的继作；他的《天对》，可以视为屈原《天问》的和作；他的《晋问》，又无疑是汉代枚乘《七发》的仿作；他的许多讽谕性很强的杂文，也得心应手地采用了骚体形式。因此在他的集子中，尽管以赋命篇的作品只有九篇，但在诸如“对”、“问答”和“骚”等类中，赋体文所在皆是；更何况在一些抒写哀情的墓志、祭文的韵文部分，骚体句式随处可见。这种形式的大量采用，不仅丰富了韵文的表现形式，而且也使文章的情辞更加哀婉动人。

在传世的九篇赋中，《惩咎赋》是带有传记和自责性的长篇，后人常以此来说明柳宗元对参加政治改革的追悔，但赋对获罪的原因说得非常委婉，更多的则是在表明古道不行、运乖命蹇的心迹；《牛赋》、《瓶赋》则托物言志，既批判了世俗的恶浊，又歌颂了为人清白、无私奉献的精神；它如《解祟》、《闵生》、《梦归》、《囚山》诸赋，

都抒写了长期被贬受羁的苦闷心情。这些作品不仅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凌驾一代,而且形式兼备四言、骚体和文体,写法广取诸子散文和楚辞之长,对晚唐讽刺小赋的盛行和宋代文赋的兴起,都起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柳宗元聪明好学,个性倔强,他在思想和文学上所达到的高度,使一代作家都难以与其并肩。因此尽管历代论者长期以来从正统的封建观念出发,对他多有贬抑,他本人也确实存在某些局限和偏颇,但一旦拂去久积的尘封,他那五大行星般的寒光正色,仍在璀璨的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令后人望而生敬。

柳宗元的著作,最初由他的好友刘禹锡编成《柳河东集》三十卷,但至北宋已很少流传。宋人穆修几经收寻,晚年得到一个四十五卷本,校定后以《河东先生文集》刊行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后有沈晦以此为据,校定刊行了《四明新本柳河东先生集》。这两个本子南渡后均已亡佚。在南宋校注和刊行的多种柳集中,廖莹中的世綵堂刻本向称精美。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影印宋世綵堂本断句排印。这次印行的《柳宗元全集》即以此为底本,进行重新标点,并把原来的直排繁体改成现在的横排简体。同时为了紧缩篇幅和便于直接阅读原文,删去了原书中的小字注文和书后附录,其余则一仍其旧。另在原书“外集补遗”中,补入由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明刻蒋之翘辑注本《柳河东集》和《全唐文》收入的柳宗元遗文《上宰相启》等五篇,以存柳文全璧;而对另一些有明显疑问的作品,则弃而不录。

曹明纲

1997年3月2日于沪上

目 录

前言	(1)
----------	-----

卷一 雅诗歌曲

献平淮夷雅表	(1)
平淮夷雅二篇 并序	(2)
饶歌鼓吹曲 并序	(3)
贞符 并序	(7)
视民诗	(9)

卷二 赋

佩韦赋	(10)
瓶赋 扬雄酒箴附	(11)
牛赋	(12)
解崇赋	(12)
怨咎赋	(13)
闵生赋	(14)
梦归赋	(15)
囚山赋	(15)
愈膏肓疾赋	(16)

卷三 论

封建论	(18)
四维论	(21)

天爵论	(21)
守道论	(22)
时令论上下	(23)
断刑论上下	(25)
辩侵伐论	(26)
六逆论	(27)

卷四 议辩

晋文公问守原议	(29)
驳复仇议	(30)
桐叶封弟辩	(31)
辩列子	(31)
辩文子	(32)
论语辩二篇	(32)
辩鬼谷子	(33)
辩晏子春秋	(33)
辩亢仓子	(34)
辩鹑冠子	(34)

卷五 碑

箕子碑	(35)
道州文宣王庙碑	(36)
柳州文宣王庙碑	(37)

终南山祠堂碑 并序	(38)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39)
碑阴文	(39)
湘源二妃庙碑	(39)
饶娥碑	(40)
南霁云睢阳庙碑 并序	(41)

卷六 碑

曹溪大鉴禅师碑	(43)
南岳弥陀和尚碑	(44)
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	(45)
碑阴记	(46)
龙安海禅师碑	(46)

卷七 碑铭

南岳云峰和尚碑	(48)
云峰和尚塔铭	(49)
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	(49)
大明和尚碑	(50)
大明碑阴	(51)
衡山中院律师塔铭	(52)

卷八 行状

段太尉逸事状	(53)
柳常侍行状	(55)
陈给事行状	(59)

卷九 表铭碣谏

相国房公德铭之阴	
李华德铭附	(62)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	(63)

文通先生陆给事墓表	(64)
兵部郎中杨公墓碣	(65)
侍御史周公碣	(66)
衡州刺史吕公谏	(67)
户部郎中魏公志	(68)
永州刺史崔公志	(69)
永州刺史崔公权厝志	(70)
长安万年裴令墓碣	(71)

卷十 志

安南都护张公志 并序	(73)
邕州刺史李公志 并序	(75)
贵州刺史邓君志 并序	(76)
桂管防御副使吕恭志	(77)
岭南经略副使马君志	(78)
柳州司马孟公志	(79)
连州司马凌君权厝志	(80)
凌君墓后志	(81)
岭南盐铁院李侍御志	(81)

卷十一 志碣谏

大理评事裴君志	(83)
大理评事柳君志	(83)
秘书郎姜君志	(84)
校书郎独孤君碣	(85)
襄阳丞赵君志	(86)
温县主簿韩君志	(86)
张先生志	(87)
虞鸣鹤谏 并序	(88)
裴处士志	(89)
覃季子志铭	(89)

续荣泽尉崔君志	(90)
---------------	------

卷十二 墓表志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91)
石背先友记	(93)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96)
墓版文	(98)
弘农令府君石表辞	(99)
从弟宗直墓志	(100)

卷十三 墓志

先夫人归祔志	(101)
伯祖妣李夫人墓志	(102)
叔妣陆夫人迁祔志	(103)
亡姑陈夫人墓志	(104)
亡姊崔君夫人墓志盖石 文	(104)
亡姊裴君夫人墓志	(105)
亡室弘农氏墓志	(106)
下殇女子墓砖铭	(107)
小姪女墓砖铭	(108)
王侍郎母刘氏志	(108)
薛君妻崔氏志	(109)
韦夫人坟记	(110)
马室女雷五葬志	(110)

卷十四 对

设渔者对智伯	(111)
愚溪对	(112)
对贺者	(113)
杜兼对	(114)

天对 (屈原《天问》附)	(114)
--------------------	-------

卷十五 问答

晋问	(125)
答问	(129)
起废答	(131)

卷十六 说

天说 刘宾客天论三篇附	(133)
鹤说	(137)
朝日说	(137)
捕蛇者说	(138)
褚说	(139)
乘桴说	(139)
说车	(140)
谪龙说	(141)
复吴子松说	(141)
黑说	(142)
观八骏图说	(142)

卷十七 传

宋清传	(144)
种树郭橐驼传	(145)
童区寄传	(146)
梓人传	(146)
李赤传	(148)
螭蟠传 (河间传有数本附于此 建本瑞本皆入外集今从 之)	(149)
曹文洽韦道安传 (阙)	(149)

卷十八 骚

乞巧文	(150)
骂尸虫文 井序	(151)
斩曲几文	(152)
宥螭蛇文 井序	(153)
憎王孙文	(154)
逐毕方文 井序	(155)
辨伏神文 井序	(156)
诉螭文 井序	(156)
哀溺文 井序	(157)
招海贾文	(158)

卷十九 吊赞箴戒

吊苌弘文	(159)
吊屈原文	(160)
吊乐毅文	(161)
伊尹五就桀赞	(161)
梁丘据赞	(162)
霹雳琴赞引	(162)
尊胜幢赞 井序	(162)
龙马图赞	(163)
诫惧箴	(163)
忧箴	(164)
师友箴 井序	(164)
敌戒	(164)
三戒	(165)
临江之麋	(165)
黔之驴	(165)
永某氏之鼠	(165)

卷二十 铭杂题

沛国汉原庙铭	(167)
剑门铭 井序	(168)
涂山铭 井序	(169)
寿州安丰县孝门铭 井序	(170)
武冈铭 井序	(171)
井铭 井序	(172)
舜禹之事	(172)
谤誉	(174)
咸宜	(175)
鞭贾	(175)
吏商	(176)
东海若	(176)

卷二十一 题序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178)
裴埴崇丰二陵集礼后序	(179)
柳宗直西汉文类集序	(180)
杨评事文集后序	(181)
濮阳吴君文集序	(182)
王氏伯仲唱和诗序	(182)

卷二十二 序

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	
后序	(183)
送崔群	(183)
送邠宁独孤书记	(184)
同吴武陵送杜留后	(185)
送范明府诗序	(185)
送幸南容联句诗序	(186)